

工农兵作品



原来是你干的

刘兴革 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寫的是某機車修理工廠，有個姓安的車間主任，缺乏革命警惕性，盲目地信任了一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。這個反革命分子，名叫徐大山，他在騙取了車間主任的信任以後，就乘機在廠內進行破壞活動，製造了一連串的事故。青年積極分子陳勇玉一再向安主任提出建議，要求他追究原因，可是並沒有引起安主任的重視。有一回，一二八機車上的電渡珠又發生破碎事故了，陳勇玉覺得徐大山的言語和行動都不對頭，就及時地向工廠保衛科彙報情況。最後，當徐大山準備更毒辣地炸毀已經修好的機車時，陳勇玉就機智、勇敢地協助公安人員，把這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徐大山當場逮捕。

原來是你干的

劉興革著 賈虹迅插圖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

外文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

*

總字0804 開本767×1092 1/32

印張5/6 字數10,000

1956年5月第一版 1956年5月第一版

印數：1—30,000

統一書號：T11008·10

定價：（5）八分

目 錄

一	帶花毛巾.....	2
二	下雨天.....	7
三	滾珠.....	13
四	問題在哪里？.....	17
五	中傷.....	20
六	“啊！原來是你干的！”.....	25

一 帶花毛巾

開完給獎大會，接着就是余興節目開始。
俱樂部的電燈，五光十色，奪目耀眼。

小子的小號吹得又響又脆，往耳朵里直鑽。俱樂部里靠着牆壁的地方，圍坐着一大羣青年男女。音樂一起，大家跳着、唱着。不愛跳舞的人，都進了娛樂室，打撲克的，下棋的，打克郎球的，應有盡有。

徐大山挾着獎品從人羣中一邊往外擠，一邊翻着麻雀蛋的眼皮。他一眼看見安主任，就奔了過去。

徐大山有四十來歲，看臉龐能比安主任小十歲，安說身板，他就不如安主任了。他瘦得像冬天的干樹枝，頭小嘴大，鑲了半口金牙，黃皮子臉，走起路來，三擺四晃。

安主任在这个厂子來說，算是一个年紀較大的主任了。他很柔和、善良，平时从不發火，是一个出名的老好人。他好喝茶水，好下棋。因为身子胖，走起路來就挺費勁，但在車床跟前干活却很熟練。

安主任坐在那里直冒汗，不住地拿毛巾擦着。徐大山湊过去說：“主任，走，咱倆下盤棋。”安主任一听下棋就乐了，虽然他向來沒赢过徐大山，可是他偏偏愛下。当时，倆人跑到象棋室里，选了一个座位，擺好棋子，專心一意地走起來。过了一会，陈勇玉跳完舞走進來了，一進門就說：“嘿！你們倆又干上啦！”

陈勇玉是个五級工人，青年團員，还是治安小組的組員。他好打球，下棋，也愛跳舞。他身高腰粗，粗声粗气，不喜欢說笑話。

徐大山看陈勇玉來了，赶忙放下手中的棋子笑臉相迎地說：“你怎么不跳舞啦？”

“大伙都玩得很高兴，我各处蹓一蹓！”說罢走了。

“嘖！”徐大山使白眼珠斜了陈勇玉一眼，看他走远，说：“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，得倒八辈子血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安主任打出一炮去。

“他得先研究你是不是特务。”

“將！”安主任順下車去，“理他們干嗎，哪來的那么些特务？將啦！”徐大山还想歪帥呢，可是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安主任早歪將了，瞪了眼：“哎，这……你的老將什么时候歪出來啦？这——不死了嗎？”連擺了三盤，徐大山連輸三盤。安主任一边收拾棋子，一边說：“你爹兒怎么啦！我從來沒贏過你呀。”这时，安主任的汗順着腮直滾，把他那條白毛巾都擦濕了。擦完汗以后，順手把毛巾往椅背子上一搭說：“再來一盤！”

舞會散了，他倆棋仗也收場了。出門走了老远，徐大山說：“啊呀！我的飯盒子忘在俱樂部里啦！”說着回头就走。到了俱樂部，發現椅子背上還有一條白毛巾，上面寫着安主任



的名字。他灵机一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条毛巾虽然不值钱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有大用处呢！”随手就将毛巾往腰里一揣。走出工厂快到电车站的时候，安主任发觉擦汗用的白毛巾没有了，也要回去找。徐大山说：“算了吧，一条破毛巾，谁拣了去还不给你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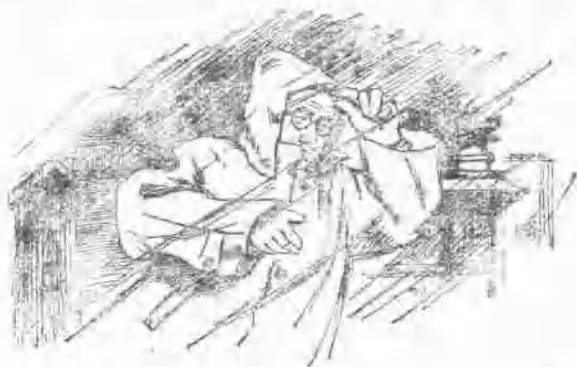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，我还是回去拿去，丢了它，就没有东西擦汗了。”安主任回到俱乐部一看，桌子上什么也没有，只好作罢。在路上，安主任跟徐大山说：“怪呀！怎么一离脚，毛巾就没有了呢？”

“来，我送条新的给你！”徐大山从他那奖品包里抽出一条崭新的带花毛巾，递给安主任。安主任说什么也不要。徐大山说：“这又不是花钱买的，再说我所以能够成为先进工作者，也是你的培养啊！”安主任被他说得没法推却，就把这条带花毛巾收下了。

二 下雨天

天剛亮，下着瓢潑大雨，工廠“黑古隆洞”的。除了干夜班的工人以外，日班的還沒有來。這時候一號道槽溝里有個人影來回直動，一會伸出麻杆式的脖子，一會兒又蹲下來。不知道干什么，也不知道是誰。

安主任披着雨衣，穿着一雙破水鞋，“呱噠呱噠”從廠子大門外走進來。他影影綽綽看見有個人，心想，大家都進步了，每到陰天





下雨就有人出來照料，但不知是誰？可是等他走過去，那個人又不見了。

安主任走進一號道，蹲在還沒有完成的一二八機車底下，他擦着挂在鬍鬚上的雨水，目不轉睛地瞅着機車，自語道：“徐大山領着工友攆的真不錯，到底把電滾裝上了。照這樣干，月底交活沒問題！”他慢吞吞地走向車間辦公室。剛坐下沒多久，門“吱”的一下開了。進來的人是徐大山，他一進門就把牙一呲，露出一口大金牙，笑着：“嗷呀——我的好主任，我以為我來得最早，想不到你來得比我还早，嘻嘻！”

安主任說話總帶三分笑，“哈哈！你來得也不晚呀！”

“不，不……我剛來。”徐大山的臉皮雖黃，可被安主任這麼一問，不知怎的紅了。他結結巴巴地說：“今，今天不是下雨嗎？工廠又有這麼多的貴重東西，假如有個好歹，多不好哇！”

“老徐啊，你真拿工廠當自己的家啦！”

“哪里話，比起你还差遠啦，我到現在還不是個黨員……”徐大山嘆了口氣。

安主任親切地說：“老徐呀，你只要好好干，入黨問題好解決啊！”說着他就把烏木烟斗掏出來，剛想裝一袋烟，徐大山早把大生產牌香烟遞在他的手里了。安主任重重地吸了一口，說：“老徐，你看一二八機車任務月底能完成不？”

“月底？”徐大山一下站起來，“計劃不是訂到下月中旬嗎？”

“××廠的工人們加速了施工任務，說這

月底就要开始生產，咱这台機車要不提前送去，他們就白忙了。”

“这么說，咱这台機車是關鍵囉！”

“是呀，現在我就耽心你們電滾組。電滾要裝不上，大伙也跟你們白忙啦！”

“放心吧，主任，我給你下保證！”徐大山把烟捲頭往地上一摔，說，“可有一樣，陳勇玉太厉害了，專門踩我的腳后跟，簡直叫我寸步難行！”

安主任剛想說點什麼，徐大山接着說：“就拿上次那個一〇三五電滾事故來說吧，本來是自然事故嘛，但陳勇玉硬說是我的責任事故，照這樣鬧下去，我怎么也不敢大胆干了！”

“這個我知道，他對我也是那樣，今天提意見，明天提意見，可是他還是他，我還是我。你當組長的不能和他一般見識。你只管大胆的干，有事找我！”

“只要你了解我，什麼任務你只管放心，

决不叫你栽跟斗。”說得安主任心眼很舒坦，笑得閉不上嘴。外面的雨聲更大了，突然聽見有人喊：“來人呀！槽溝積水啦！快來人呀！”

“啊——槽溝槽水了？”安主任站起來，忙披上雨衣，“我干了三四十年也沒聽說槽溝能積水呀！這怎么搞的？”

“快來人呀！一二八機車被淹了啊！”

徐大山側着耳朵說：“這是陳勇玉，沒有別人，指甲蓋兒大的事他能說天大！主任，你別叫雨淋壞了，我去看看！”

“大家都去看看吧！”安主任冒着大雨跑向槽溝。

槽溝里的水已積到胸脯，陳勇玉像鴨子似的在水里鑽進鑽出。水，只離車底下的電滾二分了，多危險呀，再漲上來就把電滾淹了。

“陳勇玉，這怎么啦？”安主任連衣服也沒脫，撲通一聲跳進水里。徐大山也隨後跳進去了。

陳勇玉從水里鑽出來說：“水道堵住了！”

“水道堵住了？”安主任的个子本來就矮，水已上漲到他的脖子，他吃力地喊：“快，快把电滾卸下來，千万要保住电滾啊！”陈勇玉馬上跳出水來卸电滾，并且喊：“徐組長，快拿鉄棍去，把水道撬開呀！”徐大山慌慌張張地應着：“好，好。”老半天才找來一根小手指頭粗的鉄棍。

“鉄棍不有的是嗎？怎么找一根这么細的？”

安主任急得說：“快快！”陈勇玉把电滾卸下了，他用力把它抱在怀里，喊道：“好，快幫我拿一拿，我拿不動啊！”

陈勇玉的兩手已沒有力量了，可是他还咬着牙根緊緊抱着电滾不放，最后实在堅持不了了，才一口一口地說：“徐組長，快幫幫我——”

徐大山一看陈勇玉叫他，急忙往前跑，脚底下一使勁兒，晃了几晃，摔倒了。他瞪着麻雀蛋眼直嚷：“我……我脚脖子‘歪’了！”接着又

“嗷”了几声。

安主任把水道撬开了，水，慢慢的下降了。这时候，陈勇玉一屁股坐在地下，电滚压在大腿上，他“媽呀”一声，随着电滚就落地了。

这时，工人们都来了，帮着把电滚抬回車間。

安主任瞅瞅陈勇玉的脸，心里觉得酸溜溜的难受。

徐大山一瘸一拐地也走过来，吡着牙：“总算把电滚保住了啊！”他看看没有答話的，就又說：“刚才陈勇玉摔这一下子可不輕啊，没把电滚摔坏吧？”

三 滚 珠

陈勇玉从保衛科走出來，已經打鈴干活了。他一边走一边想着王科長的話：“……陈

勇玉同志，你的提法是正確的。水，這的確是個怪事，水道怎麼堵住了呢？這需要我們仔細研究。”

徐大山見陳勇玉回來，忙說：“都到點干活了，你上哪去啦？”

陳勇玉說：“上醫務室了。”末了又問：“組長，咱把電滾試驗一下吧？”

徐大山說：“一二八機車任務那麼急，再說，電滾又是你裝的，剛才又裝叫水濕着，不用試了……”

“不，還是試驗一下心里有底，從水里撿出來，不保險啊！”

徐大山把臉一板：“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？”

陳勇玉就把車間主任找了來。

徐大山說：“我不反對試驗，一二八機車誤了期怎麼辦？”

安主任愣了一下，說：“我試驗吧，你們干一二八機車去。”

安主任接上線一按電鈕，電滾唰——唰——的轉開了，可是剛轉几轉，忽然聽到里面有不正常的聲音。他把電門一拉，便對徐大山說：“電滾是誰裝的？”

徐大山說：“還有誰，除了陳勇玉誰能干這樣活？”

安主任火竄腦門子，直喊叫：“陳勇玉，陳勇玉！陳勇玉還不如是什麼事，急忙趕了來，安主任命令地說：“拆開看看！”陳勇玉拆開一

檢查，“啊”了一聲，原來是“滾珠碎了！”他瞪着兩只黑溜溜的大眼，頭上直冒汗。

“哎呀——這一定是你從機車上往下卸的時候摔的！”

